南北朝文鈔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北朝文鈔

(一)

彭兆蓀輯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夫詩崇正始。賦首麗則。凡厥文辭。貴求初軌。駢儷之製。何獨不然。元熙以前。體裁犂斒。未極神明。迨南北瓜分。自永初之元。迄開皇之季。中間世歷數禩。代挺雅材。摛藻敷華。珠零錦粲。夔乎莫之尚已。有唐而降。厥風漸頹。流及天水。古意浸微。幾鄰俳俗。後之作者。欲探源珠海。取法椎輪。舍南北朝。其奚適哉。吾友彭子甘亭。少學爲沈博絕麗之文。其持論也。甯蹇澁以違俗。勿軟滑以悖古。投跡高軌。棘棘不阿。間取有宋迄隋數朝文。博觀而愼擇之。除文選所已收。及庾徐不錄外。分體詮次。厘得百首。以爲學駢文者、制輪之寸轄。運關之尺樞。庶庶乎其操約而旨嚴也。嘉慶己未夏、聯襼金閶。縱言及此。予因參校一過。幷錄甘亭原引。授之剞氏。韋莊有云。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是編也、聊以樹規植矩。使希雅音者若射之有鵠焉耳。苟謂攬翮剔毛。足翼選學。則是輕塵足岳。而隊露添流也。卽謂鴻律蟠采。道在于茲。則又以指測河而曰河盡也。嗚呼僞矣。吳江徐達源山民氏序。

原引

六朝文爲偶語之左海。習駢儷而不胎息于此。庸音俗體。於古人固而存之之義何居焉。選樓以外。遺珠甚多。降自陳隋。不乏名製。暇時雜取南北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百三家集、四六法海、諸書。擇其文之尤工者。斷自永初。迄於大業。彙爲一集。題曰南北朝文鈔。攻選體者欲埒顏波而趨正軌。此編或藥俗之昌陽乎。至徐庾二集。固與選學同揭日月而行。茲不復列。且仿選詩家不收李杜例也。嘉慶己未仲春上澣、婁東彭兆蓀甘亭氏、書於吳門寓齋。

南北朝文鈔目錄

卷上

與臧燾勅　宋武帝
梁武帝與謝朏勅　沈約
次建業詔　梁元帝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陳宣帝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答勸進皇太子令　梁元帝
永嘉郡教　邱遲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上讜言表　蕭子良
上新定法律表　孔稚圭
申飭選人表　梁武帝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梁武帝
薦鮑幾表　梁元帝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爲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請開獻書表　牛宏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修竹彈芭蕉文　沈約
上北伐圖疏　王融
議給虜書疏　王融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謝賚地圖啓　昭明太子

爲妾宏夜姝謝東宮賚合心啓（花釵）　梁元帝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古跡啓　庾肩吾
謝歷日啓　庾肩吾
謝賚朱櫻啓　庾肩吾
上魏書十志啓　魏收
答陸澄書　王儉
與從叔永書　張融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與荆州隱士劉虯書　蕭子良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梁武帝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與蕭臨川書　簡文帝
答徐摛書　簡文帝
答張纘謝示集書　簡文帝
答定襄侯餉臥簟書　簡文帝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簡文帝

卷下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簡文帝
答新渝侯和詩書　簡文帝
與湘東王論文書　簡文帝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與友論隱書　江淹
與陶隱居書　太元眞人
答虞仲書　陶宏景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任昉
北使還與永豐書　劉潛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爲衡山侯與婦書　劉峻
與詹事江總書　何遜
復王少保書　陳后主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宏讓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周宏讓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朱瑒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伏知道
與陽休之書　釋眞觀
祖鴻勳

上牛宏書　王孝籍
寄梁處士周宏讓書　王褒
遺崔賾書　豫章王暕
答豫章王書　崔賾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魏收
報應問　何承天
問律自序　張融
爲亮法師製涅盤經疏序　梁武帝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職貢圖序　梁元帝
全德志序　梁元帝
洞林序　梁元帝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詩品序　鍾嶸

書品序　庾肩吾
虎邱山序　顧野王
河清頌　鮑照
勞生論　盧思道
餅說　吳均
凌煙樓銘　鮑照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褚先生伯玉碑　孔稚圭
招眞館碑　梁簡文帝
天光寺碑　陸倕
常山公主碑　溫子昇
景明寺碑　邢邵
大同哀詞　簡文帝
徽君何子晳先生墓志銘　簡文帝
共文一百編

南北朝文鈔卷上

清　婁東彭兆蓀甘亭採輯

與臧燾勅　宋武帝

頃學尚廢弛。後進彫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乖。豈可不敷崇文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宏之。

釋名云。勅飾也。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策書。二制書。三詔書。四誡勅。細素雜記。謂唐以前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謂千字文勅員外郎勅字。乃梁字。謬說也。源按南宋列傳。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晉太元中。始立國學。燾爲助教。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其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十餘載。居喪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宋武帝義旆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高祖鎮京口時。與燾此書。後徵拜太常。彌自冲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梁武帝與謝朏勅　沈　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激貪勵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

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此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衆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朏字敬冲。莊之子。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至。梁武初。再徵。亦不至。遣王果敦譬朏。朏謀于胤。胤紿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朏遂出。以此頗失衆望。然朏初爲吳興太守。頗事聚斂。至以雞卵賦人。使終身不出。亦惡得爲高隱耶。

源按梁武本記。天監元年、徵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此即徵朏之勅。後朏詣闕自陳。詔授司徒尚書令。改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五年卒。謚曰靖孝。

次建業詔　元　帝

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既息。關柝無警。去咎與嘆。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塋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宣力。

蓀按元帝即位江陵。將都建業。以宗懍、黃羅漢、所阻。不果行。此詔南史本紀不載。法海亦未收。於帝集中錄出之。

源按周書王褒傳云元帝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領軍將軍胡僧佑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俱言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南史亦載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之言可知元帝本無遷意也此詔載在梁書本紀宜從青蓋之典典字梁書作與宜力史作宜勒太寶三年詔云以時宣勒承聖二年詔云外卽宣勒屢見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陳宣帝

梁室多故旣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邱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眇瞻河洛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成藩舊壠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流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邱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塋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源按有陳受禪及世祖高宗之世詔策俱徐陵草之此詔載在世祖文帝本紀當亦出其手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逾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願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晉安王爲太子。除中庶子。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悼惜之。因與遵從兄孝儀令。

蓀按駢體至梁而極盛。簡文諸製。尤美不勝收。茲編意取簡嚴。若上昭明集表、及元圃講頌、賚扇、賜裘、諸啓。概從割愛。猶之劉峻不錄山棲志。盧思道不錄甘露表。略舉一二。他可類推。

源按孝儀名潛。彭城安上里人。秘書監孝綽弟。時爲陽羨令。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上。神風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泣。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規字威明。劉子謂中庶子遵也。世說新語、以簡文爲昭明書記。洞詮以遵爲孝綽、俱誤。

源按王規傳具載此令。神風標映。本傳作神峰標映。

答勸進羣下令　元　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貪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藉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開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

大寶二年太宗崩。王僧辯累表勸即尊位。世祖答讓。

永嘉郡教　邱　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畝畞。績麻治絲。無聞於蓽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楡靡樹。遨遊鄙里。酣酺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

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遲字希範。烏程人。靈鞠子也。武帝踐祚。出爲永嘉郡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夫議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多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殞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宏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按倕、齊梁間人。本傳不載爲豫章官屬。齊豫章王嶷、嘗爲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帝因其病爲之大赦。疑此時作也。

源按史。倕字佐公。吳郡吳人。父慧曉、字叔明。齊高帝輔政。除尚書殿中郎。建元初、遷太子洗馬。盧江何點薦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甚加恩禮。子三僚、任、倕、皆能文。時人謂之三陸。慧曉授兗州。三子依次作讓表。辭並雅麗。此文當亦慧曉令其代作。倕少好學。於宅內起兩茅屋。屏絕來往。晝夜讀書。如此數載。年十七。補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爲議曹從事參軍。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後仕梁、遷太常卿。

上謫言表　蕭子良

前臺使督逋。切調恆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愼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

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今朱皷裁完皷槩徵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擅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阿璧行民困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榻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黃徵闕筆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狒蒜轉積鷺粟漸盈遠則分謫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臺捶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外鎭宰明下滌源旣各奉別旨人競自聲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償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譏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通上網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克擬千緡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孫按臺使之害振古如斯唐宋以來厥風寖甚讀此及建封傳中宮市諸弊輒爲三嘆

源按南朱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遂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齊太祖踐祚。子良乃上此表。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封竟陵王。少有清尚。禮才下士。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子良敬信尤篤。武帝不豫。遺詔使子良爲太傅。輔太孫。西昌侯鸞爲侍中尚書令。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西昌侯總理朝政。武帝遺詔曰。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隆昌元年薨。年僅三十有五。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多勸戒語。

上新定法律表

孔稚圭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入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朱异、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入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望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敍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識。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

矣。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幷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破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帝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肯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閒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紘紘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蓀按此參議王植所定律章。當時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故德璋此文。亦言言悱惻。

源按史所載明刑賞以樹功者也。工宜從功。公卿八坐。詳議八座二句。俱作八座。閒其才良。閒當作簡。

申劾選人表

梁武帝

臣聞以言取士。士節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

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徵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撓。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宏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刋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準穢名教。於斯爲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鄙覽之末。則彝倫自修。憲章惟允。

源按齊書和帝中興二年詔云。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梁武時。封相國梁公。因上此表。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武帝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

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肹。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芰。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源按梁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徽謝朏、何肹、爲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並不起。肹字子季。廬江灊人。

薦鮑幾表

元帝

臣聞思皇多士。仄陋所以明歟。疇咨熙載。髦俊所以竝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登明六合。叶龜筮之卜

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隱牧州陳頠翟之好禮徐靖爲郡薦袁渙之篤學桓範驅海先舉管甯朱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

源按幾字景元東海人元帝爲湘東王時幾爲諮議參軍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臣聞懸旌玉塞武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衆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茲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竇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靖之館懼結夸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鄉再踐鄰路豈可資國青以邀其功因家勳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世隆、元景之弟子以破沈攸之功封貞陽縣侯齊高帝踐祚進爵爲公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有舊建康平引爲驃騎司馬禪代之事約首發之帝卽位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嘗夢齊和帝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事不由已帝聞數譴責之約懼而卒有司請謚文帝曰懷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源按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三千卷少立功名晚喜清談在朝不干

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善卜能前知卒謚忠武

王僧孺

爲韋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脈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幷疾隨衰及途遙齒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蠁夕陰倏駛無幾槿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倘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孫按韋叡佐命蕭梁武帝卽位封都梁子天監中爲雍州刺史史稱其羸而善戰有韋虎之目當崇信釋氏之代獨不與衆俯仰天監十五年表致仕優詔不許名將中賢於有唐鄂國矣

源按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事繼母以孝聞仕梁累著軍功進爵爲侯歷官所得皆散之親故卒謚曰嚴僧孺東海郯人於書無不覽天監初出爲南海太守郡舊有陋政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我欲遺子孫甯在是尋內擢兼御史中丞僧孺幼時其母孺紗布嘗攜以入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日拜授引騶清道悲感不已普通三年卒

沈炯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冥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

道窮宴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址帶陵阜而茫茫爵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炯字初明荆州陷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見留有所作輒秘不傳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夜夢至宮禁兵衞甚嚴便以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曰果與王克等並獲東歸庾信王褒惜而不遣

源按陳書橋山雖掩橋本傳作喬鼎湖之竈竈作靈何其甚樂作何其樂也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愼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尙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樽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勳則帝嚳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目者公卿失叙禍盈書

極獯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潁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衘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屓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總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能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報石趙而求璽斬姚泰而取鐘修掃塋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慺慺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蓀按初明勸進三表皆工茲選其一已足與孝穆如驂之靳矣

源按炯吳興武康人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欲斬之尋獲免友子仙

爲王僧辯所敗於軍中購得之自是羽檄軍書皆出其手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前後凡三上俱載元帝本紀奉近宗廟句近史作迎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裙香飄霧穀嫗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窗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甯披悚戴

蓀按總持歷仕梁陳及爲令僕日導後主宴遊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同爲狎客以至於亡乃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媚作威屢被摧黜夷言跖行徒爲史籍所唼耳至若藻采葩流則固豔詩宮體之祖也

請開獻書表　牛宏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

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蠻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慳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蓀按李謂革文華書。未足起衰。適形飢骸。故舍彼取此。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臣以蒹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涵瀾。王爵早加。濡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習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徽寵。俯仰無厝。

王志堅曰、此等文本無大異。但以秀潤勝人。矣人雖極力求勝而不可得。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蟊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盆尋。垂蔭舍丈。階緣寵渥。鈴衛百卉。而與奪乖賞。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途。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葦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創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棄蓑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廩卽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亡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臣按此文雖近俳諧。然較議鼂賦盛尙稱雅令。後世毛穎羅文諸傳。實於此濫觴。

上北伐圖疏　　王融

臣聞情愫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輿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旣稱。天乙知五

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捲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元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畊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霾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雪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會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樂陳涓塗竊習戰陳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宴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辨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勤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墜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眞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勤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瑜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正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宏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孫按舉世偷安江左。甯朔此表。尚有封狼居胥意。雖其言未必克踐。固足振元嘉以來喪師頹廢之風矣。史臣以終軍賈誼比之。非過獎也。

源按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因上此疏。會已畢矣。句、會、史作曾。勤封岱宗。勤當作勒。

議給虜書疏　王融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獨幽。去來翛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蹤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橐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縞關慫寇擾邊疆。甯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贐。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褥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戮。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卽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勍嬬。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縞章服。歷年將緇。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執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

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邱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帷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元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蹴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唇於桑墟別醍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瞶臨方丈若爰居焉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運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籥於理有愜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許融上疏請許之

謝朓

謝隨王賜紫梨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澨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蓀按元暉爲齊隨王子隆鎭西功曹子隆好辭賦朓尤被賞及除新安記室作牋辭王妙絕千古已登

選樓。此與謝賜左傳啓。蓋正其爲功曹文學時也。

源按隨王名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能文。以才貌爲人所憚。胱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在隨邸流連。不捨日夕。累遷至尚書吏部郎。被議死於獄。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　胱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思勘挾册。慈勗下帷。胱未睹山筒。早憎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籤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謝勅賚地圖啓　　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代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書古實。儁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裔。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烏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蓀按唐呂衡州集、有唐李該地志圖序。以爲乾象坤勢。炳焉可觀。殆與此啓所言。同爲括地諸書之嚆矢。而唐藝文志已不載其書。惜哉。

源按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小字維摩。高祖長子。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引納才士。賞愛無倦。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三十一薨。謚昭明。

爲妾宏夜姝、謝東宮、贅合心花釵啓　　元　帝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嬪。未有仍代爵釵。

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邱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烟霞之氣每膳春迎夏華卉競發背林向多雲物澄霽窺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纘字伯緒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博學多通與元帝爲布衣交後爲岳陽王詧所殺性貪婪貨賄填積元帝皆收之以粽蜜之屬還其家

源按纘范陽方城人負才任氣吳興吳規頗有才學爲邵陵王綸禮遇纘於綸席見規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家其子翁孫聞之氣結便卒規恨纘痛子憤哭致殞妻翌日亦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不得令終宜矣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闢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或值餅瀉椒芳壺開玉液漢鱒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義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矚曇恥已觀幘岸傾耳

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眠。豈覿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刻銘。

源按簡文爲晉安王時。出鎭襄陽。引孝儀爲安北功曹史。孝儀幼孤。與其兄孝綽相勵勤學。並工文。爲人寬厚。尤敦內行。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中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甚稱之。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衙映東鄰之聚。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肩吾、字愼之。爲高齋學士之一。

源按梁書肩吾、又字子愼。新野人。簡文爲太子時。引爲東宮通事舍人。開文德省。置學士。與其子信、東海徐摛父子。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宏、東海鮑至等。皆充其選。及簡文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尙書。後歷江州刺史。義陽太守。封武康侯。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澹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頴。租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消文學之篇。

謝東宮賚古跡啓　庾肩吾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乍暗。蝌書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此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謝歷日啓　庾肩吾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睹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蓀按齊東野語、載日歷隱謎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此雖俚諺婦稚皆知。實乃脫胎此文卷始篇終四語也。

謝賚朱櫻啓　庾肩吾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上魏書十志啓　魏收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誥。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創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閭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未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天屈己。顧盼百皇。指掌萬世。

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編心末職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敍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乘筆迄無可採麈黷旒冕墮深冰谷謹啓

蓀按史例井然殊未可以穢少之

答陸澄書　王儉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一作輔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荅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蓀按宰相通經術明典禮自漢代韋匡而外如仲寶者鮮矣此書與經義問答語作俱六朝僅見之文

源按澄字彥淵吳郡人永明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元孝經澄以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作書與王儉論之儉因答書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襲爵豫甯侯幼有神彩專

心篤學手不釋卷。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至尚書僕射。寡嗜欲。惟以經國爲務。車馬樸素。家無遺財。長於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以自喻也。年三十八卒。謚曰文憲。

與從叔永書　張融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蓀按一乞祿書耳。而鄙夷不屑之態自在。史稱其風止詭越。信然。

源按永字景雲。於宋後廢帝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尋以兵潰發病卒。融字思光。吳郡吳人。本傳載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此書當作於元徽二年也。又按融先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封溪令。後還京師。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尋兼掌廚正。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皆在元徽之前。所謂十年七仕。具見於此。昔者三吳一丞。史作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屢當作屬。

登大雷岸與妹書（大雷在舒州望江縣。）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遊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極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鹿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竊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漾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濮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猶州南薄鸛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漰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滔溺草朱靡洪漣隴壑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窮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鑿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潦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鼓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明遠妹名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明遠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卽此。

蓀按古秀在骨。士龍答以茂安書。吳均與朱元思書。均不逮也。能彷彿其造句者。水經注而外。惟柳州小記近之。

源按結荷水宿。一作荷衣水宿。削長埤短。埤一作裨。

與尙書令王儉書

張　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鏃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徑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挂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厓。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彫雲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攜跡江皐。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疎疑。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遁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壑壓於當年。叔陽蠭舉。轢襲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爲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詠於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壽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陰。松柏森幽。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軫。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歲。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啚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畊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曼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游。緒嘗歸至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放紲脫韝。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歷尚書殿中郎。時尚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言論放逸。至便求酒。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慍與儉書云。儉以書示緒。緒杖之百。御史中丞到撝奏免官。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遷

義與太守。爲政清靜。梁臺建。以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爲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國子祭酒。登臺講說。皇太子皆出聽。出爲吳郡太守。下車卽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謚曰穆。

源按此書異同之本頗多。用之異也。用當作器。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潿池之上。二語。南史作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琢句尤工。又金石之質。石當作水。若乃飛竿釣渚。若乃當作至於。

與荆州隱士劉虯書

蕭子良

王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旣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己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駔馬。未足磷其堅。徉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權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甯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茂。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蹤愛海。比策禪衢。沽濠射之冥游。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被宏。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罿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幾畝。膏田沃野。亘望無纏。信可

以招往隱淪。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嘆。若高步可遷。復可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良有以也。未敍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陵琚之口具。

源按南齊書。虬字靈禎。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永明三年。詔徵爲通直郎。不起。子良因作此書通意。虬答謝精信釋氏。衣粗布衣。長齋禮佛。注法華經。徙居江陵之西沙洲。恆斷穀。餌木及胡麻。建武二年。徵國子博士。仍不出。其年冬。示微疾。卒之日。有白雲徘徊檐戶間。又有香氣聲聲之異。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榮耶。挫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與載册。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歐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忱。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掘。加復恣意吞嚼。乃至野牧成羣。閒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常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鸞刀。甯復慈心所忍。駭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此書載顒本傳。間豪重圈。間史作閉。末句豈不使人多愧無恥字。

源按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文惠太子嘗問菜食何味最勝。彥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胥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鮰脯糖蟹。彥倫作書勸其菜食。胥末年遂絕血味。此書字句與史多有不同。末句下。史尚有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醜一。皆由其積墾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等句。後子季山居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子季。伏而不動。並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又按彥倫音辭辨麗。長於佛理。明帝好談元。嘗引入殿內宿直。見所爲慘毒。彥倫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梁武帝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擊長則法離漪。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峯巒。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

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書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蓀按帝論書書凡四篇此尤古雅紀謂草隸尺牘莫不奇妙可於此論徵之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園公道勝漢盆屈節春卿明經孝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眡精義味元理息嘉麓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饕舅篆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疾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慙過日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蓀按諸本於茲彌軫下尙有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想敬缺宜此豈盡意十八字今坊間四六法海本無之豈以其不可句讀故耶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等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遒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談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甯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恂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太子嘗使劉孝綽、撰錄文集爲十卷。隋經籍志云、古今詩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蓀按姚察書本傳、稱太子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與隋志所載小異。當以姚書及南史爲準。

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河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歡。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源按梁書、蘭陵蕭子雲本傳、以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臨川內史。簡文此書。疑是贈別子雲之作。

答徐摛書　簡文帝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悼。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閒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浞訾粟斯。容與白熹。亦復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蓀按昭明稱帝所作。謂首尾裁淨。似指此稱文而言。

源按摛字士秀。一字士繢。東海郯人。博覽經史。屬文好變易舊格。爲晉安王諮議。王總戎北侵。以摛兼甯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出其手。及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後侯景攻

陷臺城簡文嗣位。被閉。摛不獲朝謁。感氣憤卒。謚曰貞。

答張纘謝示集書　簡文帝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定襄侯餉臥簟書　簡文帝

筠簟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

源按定襄侯名祗、字敬謨。南平元襄王偉子。少有令譽。爲皇太子愛賞。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簡文帝

濯龍之木。文翼飾壇。淮南之毫。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源按南平嗣王名恪、字敬則。宏雅有風則。姿容端麗。少年卽出爲雍州刺史。未閑庶事。悉委羣下。百姓

每通一詞。必數處輸錢方得達。時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禮接。民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爲續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召還。帝以民間歌問之。恪大慚。不敢出一語。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